

凌水河畔

段志武 著



东方出版社

段志武著

凌水河畔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凌水河畔 / 段志武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4

ISBN 7—5060—0654—5

I. 凌… II. 段… III. 新闻采访—作品集 IV. 1.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00198 号



凌水河畔
段志武 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 / 32

印张: 19.5 字数: 42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ISBN 7 - 5060 - 0654 - 5 / I · 177

定价: 29.8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小凌河传

悠悠小凌河（代序）	（2）
寻源记（一）	（4）
寻源记（二）	（9）
源头山水画	（14）
我站在古墓遗址前	（19）
山乡大集一瞥	（23）
第一湾与第一桥	（28）
访刘桂五将军故居	（33）
在华严寺做客	（39）
水的故事	（45）
平顶山揽胜	（50）
王老凿悲剧始末	（55）
神秘的阿尔滩（一）	（60）
神秘的阿尔滩（二）	（65）
凌水作证	（70）
人才的摇篮：羊山	（75）
八道河子一日游	（81）
安德州觅古	（85）
松树嘴子教堂	（89）
我从边外归来	（94）
朝阳尾，锦州头	（98）
艺乡拾萃	（103）

瞧这一大家子.....	(107)
古刹今昔.....	(112)
肖军与故乡.....	(118)
锦州人的祖先.....	(123)
物产趣谈.....	(127)
锦城凌水话今昔.....	(131)
紫荆山下.....	(134)
爱我凌河水.....	(137)
放眼凌河口.....	(139)

第二辑 艺海撷英

逛北京旧天桥.....	(144)
访锦州籍作家张波.....	(146)
夕阳无限好.....	(148)
访新凤霞.....	(151)
从“弱女子”到“铁女人”.....	(153)
钢城英豪.....	(156)
东瀛大战归来访邓若曾.....	(159)
刘守家和故乡.....	(162)
宋军的执着追求.....	(165)
与金沙先生一席谈.....	(167)
访老舍夫人胡絮清.....	(169)
杨沫谈《芳菲之歌》.....	(172)
国家女排在兴城.....	(174)
做时代的讴歌者.....	(177)
他追赶青年的脚步.....	(179)

邬大为写歌儿·····	(181)
马太萱和她的歌·····	(183)
从靳开来到辛天喜·····	(185)
赵子岳拍《迷人的乐队》·····	(188)
黄阿原在忙些什么·····	(190)
《末代皇帝》导演谈《末代皇帝》·····	(194)
郑心平心里有支歌·····	(196)
与郑伯农一席谈·····	(199)
诗，应该是昂扬的歌·····	(202)
新人古画·····	(204)
美的心灵，美的图画·····	(206)
高雅的情趣·····	(209)
采英记·····	(211)
业余生活之歌·····	(213)
墨池孺子凌云志·····	(216)
金国书展在北京·····	(218)
梅花香自苦寒来·····	(220)
他从田野走向舞台·····	(222)
初夏时节落英缤纷·····	(225)
赵英臣的猪鼠牛·····	(228)
流连金石滩·····	(231)
南戴河印象·····	(235)

第三辑 辽西纪事

母女情·····	(240)
在铁道兵的营房里·····	(246)

瑰丽的浪花·····	(249)
殷殷慈母心·····	(255)
当晨曦还没升起·····	(258)
普通女工·····	(260)
牧牛女·····	(263)
错葬·····	(266)
海峡两岸父子情·····	(270)
无限风光在南极·····	(273)
林肖碇忆说锦州·····	(276)
爱与情·····	(279)
刘迁和他的妻子·····	(283)
书缘·····	(286)
相会在四十年后·····	(290)
相爱何必曾相识·····	(293)
信仰之歌·····	(296)
女人的名字叫强者·····	(300)
青春有悔·····	(317)
老彭的恢宏·····	(321)
古塔印刷人·····	(324)
火中凤凰歌·····	(331)
1994：锦州大洪水·····	(338)
张九阳和他的“烧扒牛肉”·····	(345)
杨杰的足迹·····	(347)
王芳的故事·····	(349)
张良，有党，你别愁·····	(356)
春天的使者·····	(362)

难忘那个除夕夜·····	(367)
情洒校园·····	(372)
让军嫂笑在脸上·····	(375)
刘大伦传奇·····	(380)
定点屠宰见闻录·····	(393)
奋蹄的“黑马”·····	(400)
辽东湾禁渔第一天·····	(403)
马占和与他的星级招待所·····	(411)

第四辑 金色盾牌

看守所纪事·····	(422)
爱情后面的骗局·····	(424)
驯犬员和他的“伙伴”·····	(428)
深夜擒“狼”·····	(430)
和死尸打交道的人·····	(433)
迎着普法的春风·····	(437)
这里是一片安宁的乡土·····	(440)
法盲的悲剧·····	(443)
自行车主在呼唤·····	(445)
“公安处长”落网记·····	(449)
小楼故事多·····	(453)
关外第一警·····	(456)
‘95 锦城大劫案·····	(461)
南桥枪声·····	(470)
罪犯克星——常太海·····	(477)
4·22 特大贩枪案侦破纪实·····	(479)

枪贩子落网记·····	(492)
警民热线 110·····	(495)
锦警神枪靶上添花·····	(504)
黑山刑警大行动·····	(509)
追捕·····	(517)
疑案觅踪·····	(522)
惯盗落网纪实·····	(527)
银海酒店的被盗案·····	(530)
危险的陷阱·····	(533)
经侦纪实篇·····	(537)
诈骗：1300 万·····	(543)
火石岭下的罪恶·····	(547)
盗贼的疯狂·····	(555)
农家院里的真凶·····	(560)
“穷鬼乐园” 觅凶记·····	(566)
三天三夜·····	(569)
请您自爱，远离毒品·····	(575)
三进山城抓逃凶·····	(580)
追踪蒙面人·····	(583)
执法资格等级制，好！·····	(589)
狐狸与猎手·····	(593)
河沟里的女尸·····	(601)
闾山脚下的那片橄榄绿·····	(605)
作者后记·····	(615)



第一辑

小凌河传



悠悠小凌河（代序）

家乡的读者：

你们好！小凌河全程考察采访就要开始——我就要登山攀岩去寻觅小凌河之源了。

此时此刻，我正在朝阳县境内大柏山下一家普通的农舍里，借着瓦数很低的白炽灯光，提笔为家乡的朋友写这篇短文。

山村的夜，寂静，安谧。

在距离我窗前不远的地方，小凌河水缓缓流过，潺潺地，像唱着一支古老而清新的歌。我谛听着，心底不时涌起阵阵激动的涟漪。小凌河源出朝阳县西境柏山南麓，一路曲折迂回，蹒跚而行，向东又南，注入锦州属地，然后径直注入渤海。它干流全长二百零六公里，流域面积可达五千一百多平方公里，辽西重要的工业基地——锦州和锦西就地处它的下游。因此，从工农业生产到日常生活，小凌河水都与锦州人民息息相关，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啊，多少年来，小凌河水汨汨流淌，滋润着锦州这块英雄的土地，哺育着勤劳智慧的锦州人民。有人把小凌河比作锦州人民的“母亲河”，这再适当不过了。我们不是常常以“我是喝凌河水长大的”引为自豪么？然而，对于自己的“母亲河”，我们却知之甚少，这该不该算作一种由衷的遗憾呢？

此外，我正是怀着虔诚与崇敬的心情求本寻源而来。但愿我的笔能够把“母亲河”那绰约的风采、动人的神韵刻写

于纸页，把小凌河那二百公里的彩色画卷一幅幅在读者面前
展现开来……

好了，夜已深了，就此住笔。

家乡的朋友，再见！

1986.9.24

于朝阳县瓦房子镇

寻源记（一）

中午时分，朝阳县政府的一辆“大头宝”把我连人带自行车一并“托运”到该县西南终端的山区小镇——瓦房子镇。

绵亘百里的大柏山脉属松岭山脉的一个支系，它的主峰海拔八百五十三米，就耸立在瓦房子镇的东端。从地形图上看，大柏山脉宛如一条伏卧的巨龙，尾巴甩在北，直插大凌河里；头部朝南，垂涎地觊觎着白浪滔滔的渤海湾，欲有“腾龙入海”之势。这样说来，瓦房子镇就犹若龙嘴里衔着的一粒宝珠，而小凌河水就是龙嘴里吐出来的一股清泉了。

小凌河水流纤细，不像长江黄河那样浩浩荡荡，然而，大河流，小河也流，她同长江黄河一样“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

早在汉时，小凌河就有名有姓地编入了全国河流的花名册。《汉书·地理志》记载说：“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唐就水”是条什么河？《满洲历史地理》解释说：“唐就水即小凌河”，而徒河是西汉时辽西郡所管辖的一个县，城址据说在今锦州市北境，从地理方位上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小凌河古时又叫“参柳水”，《汉书·地理志》中有“参柳水，北入海”之句，“参”言之“三”，“有三泉汇为一河，乃从其源而名之”（《元一统志》）小凌河早时有三源，这是人所共知的；“柳”即为汉时的“柳城”，“汉柳城县在今宁远州及锦县（即锦州市）之西境”（《热河志》），该河流经柳城，所以称之“参

柳水”，这很可能是小凌河的一个“象形别名”。到了隋唐时期，小凌河又称“彭卢水”，《太平环宇记》中说：“彭卢水，一名卢河水，即唐就水也。”辽金时，小凌河又称“小灵河”，“辽所称‘灵河’乃以白狼（即大凌河）北源之神水为名”（《锦县志略》）；到了元朝，把“灵”字改为“凌”，称“小凌河”，凌为冰，“以塞北苦寒立义也”，一字之改，便把北方河流的个性特征刻画出来了。由此看来，“小凌水”一名最早可能始于元代。明初，小凌河又称为“锦川”，明末又恢复了“小凌河”的叫法，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我被寻源的念头催促着。下午三点，日头已经偏西，我迫不及待地挎上照相机，推起自行车准备立即进山去。瓦房子镇镇长杨守民好心地劝我：“天色不早，你人生地不熟，如果误了时间，这深山老岭的可不比你们锦州城里的中央大街呀！”我不信，抬头看看天，太阳还老高呢！我太固执了，后来证明我当初没听杨镇长的劝告显然是个失误。

我上路了。还好，有条土路直通山里，尽管坎坎坷坷，但骑起车来勉强还可以。一路上，一幅幅全新的山村图景扑入眼帘，撩得我心里痒痒的：远处，层峦叠嶂，陡壁如削，峰谷相接，此起彼伏；再看近处，幢幢农舍排列山下，袅袅炊烟缭绕檐头；山间土路和小凌河水相依相偎，并行不悖，一直伸向山谷的尽头。常常是一座陡峰倏地横在眼前，把土路和河水迎头斩断，疑是“山穷水尽”，然而，待你绕过山梁，土路和河水依然继续前伸，又生“柳暗花明”之感。约莫骑了二十多分钟，我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再看远处那山，似乎原地没动，我不禁暗暗叫苦，这才相信山里人常说的“望山跑死马”的话来。我望着已经擦到西山尖的落日，联想到

刚才出发前杨守民镇长的一番规劝，心里渐渐罩来一层阴影。可是，马到半途，我又不甘心退回去，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赶了。唉，这可真有点儿“逼上梁山”的味道了。

小凌河源头到底在哪？一些文字资料的记载也不尽相同。有的说在“瓦房子镇卧虎沟小梯子岭”，有的说在“瓦房子镇牛粪洞子沟”，而“梯子岭”与“牛粪洞子”大约相差五公里。据《朝阳县志》记载：小凌河有三源，中源出于“牛粪洞子”，南源出于“西柏山西水泉村，南流入六家子”，北源出于“柏山东头绕流至梁家店”。这种“三源说”与《元一统志》的“有三泉汇为一河，南源与中源先并而后与北源合”的说法相去不差，可信值较大。只是北源由于多年来气候环境的变化，源流逐渐缩短，现在只能把它看作是小凌河的一个支流，故可不去考它，剩下的就是中源和南源，而这两源又以中源为主要源地，所以，先寻中源为上。

眼下，我正是沿着中源的河道逆水北上，直奔牛粪洞子村。

山势越来越险，人家也越来越少。车轮碾压砂石路面的“沙沙”声惊飞了树上歇息的小鸟儿；不远处，有几只不知是野狗还是家狗正抬起头“狗视眈眈”地望着我，那眼神令人望而生畏，也许，它们正怨恨我这个突然闯进山里来的不速之客打扰了它们的宁静吧。我四下一瞅，不见一个人影，心里顿时有点儿惊慌。不过，我很快就镇静下来，心想，好男不跟狗斗，还是躲着点儿好。我跳下车，踌躇片刻，忽然耳边飘来淙淙的流水声，我心中一喜，竟忘了自己身陷险境，忙掉头忘乎所以地循水声而去。走出丈余，果真是小凌河！它从对面山岩的断层处款款流来，向北，一直弯向山的阳面。

河水清澈见底，浅浅的，可以看清河底那五颜六色的卵石，如果是夏天可趟水而过。我兴头大增，继续骑车沿路北行。不一会儿，就见前面出现了幢幢农舍，不用问，这一定是牛粪洞子村了。我下了土路再巡河道，不禁大吃一惊！干燥燥的河床依旧躺在那里，白花花的河石裸露着，不曾有半点儿被水润过的痕迹。水！水呢？！一会儿工夫，小凌河怎么就飞得无影无踪了呢？莫非是“凌河之水天上来”？我呆呆地立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

此时，我真盼望能有人来为我指点迷津。

对面的山坡下，单单地立座孤宅，院前有菜田一畦，屋檐有炊烟飘散，我断定那一准是烟火人家，心里这才略感轻松。

这是普通的两间相通的农舍。我踏进门坎，见炕头上端坐一位老汉，也许感到有点儿突然，老汉直愣愣地打量着我。待我把来意如此这般地讲述一遍，老汉笑了，闻客从远方来，他忙着起身下地呼儿唤女为我启灶烧水。

老汉叫宿成道，今年八十有三，是村里幸存的“老字辈”之一。他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居住此地。他家的东邻有一个天然山洞，纵深十丈，宽达五丈，早时，他家以洞为巢，他就降生在那洞里。四十年前，家境见好，才在洞旁盖了三间房，这才搬出洞来。现在，山洞经过整修已变成“青龙普陀寺”，里面住着四位尼姑，年长者七十一，年少者二十一。那是在清初年间，这里是蒙古人的居住地，常有过往的商贾行旅赶着“勒勒车”在洞里歇息打尖，天长日久，洞里牛粪铺地，于是“牛粪洞子”由此得名。

“那么，您一定知道小凌河泉在哪了？”我问。

宿老汉哈哈一笑：“水从北面东沟村流来，那是小凌河的

头。我们门前是条季节河，雨多就流，干旱就干。”

“可是，资料记载这里确是小凌河的源啊。”

老汉想了一下，又说：“二十年前，牛粪洞子和东沟同属一个大队管，现在早已各自分开。”

“梯子岭离这儿远吗？那有泉吗？”

“梯子岭在北边，离这儿有八九里路。在我的记忆里，那也有条季节河，没有什么泉眼。如果上边有泉，流水也该经过我们这儿。”

宿老汉肯定的语气，让人没法不相信他。

看来，小凌河之泉不在梯子岭，也不在牛粪洞子，那条干涸的河道和宿老汉的话都可以作证。

那么，小凌河之泉到底在哪？

我只好继续沿河道北上了。